

线上答辩难免碰到一些技术小故障，因为收音或网络的问题，有些老师在提问时不得不扯着嗓子喊。

在她看来，今年的毕业季，她经历了一些磨难和坎坷；但最终这些都会化为让她更积极的动力。“我已经和几个同学约好，等到疫情的影响过去，我们就回到学校，再完整地‘毕业’一次。”

线上答辩： 挑听得清的问题回答

“云毕业”让张婷心存遗憾地离开了学校，和她一样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复旦大学的王泽丰，心中的遗憾更多了几分：因为种种原因，她连学院的小型线下毕业典礼也没有体验到。

6月初返校后，她得知不管是否在校，新闻学院今年毕业的全部本科生、硕士生和一部分博士生都要采用线上答辩的方式，只有少数博士生能经历线下答辩。于是，尽管和学院的教学楼只有一墙之隔，她也只能在寝室的电脑前来完成这件重要的事。

线上答辩难免碰到一些技术小故障，因为收音或网络的问题，有些老师在提问时不得不扯着嗓子喊。“以前的学长学姐们答辩，是挑老师提的容易的问题来回答；而到了我们，是挑自己听得清楚的问题来回答。”她笑称。

因为现实空间的分隔，线上答辩没法像线下一样在老师和学生间有更多的互动，答辩的各个程序时

间节点都卡得很紧，“一会儿就结束了”。

王泽丰说，她很想和答辩组的几位老师合个影，可是当时的视频连线中因为摄像头摆放的问题，有一位老师不在画面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连“截图合影”这种方式都没法实现了。

更让她遗憾的是没法现场参加毕业典礼。得知学校的毕业典礼将采取现场无学生的视频形式开展后，她更加期待学院的线下毕业典礼。

“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十分重要，它能让我们更深地铭记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然而，随着6月中旬疫情一波新的变化，学院原计划的线下毕业典礼取消。没法真正参加毕业典礼，王泽丰和同学们就把这个愿望在为学院制作的毕业视频中实现：在虚实交融的镜头里，毕业红毯仪式照旧，老师一一为同学们拨穗。编脚本、拍素材、剪片子……王泽丰和同学们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扑在视频制作上。好几个通宵的鏖战后，视频终于按时完成。

网上播出的当天，她们想到可以在以往学院举办毕业生典礼的中庭里的大屏幕里播放。“本来我们想通知其他毕业生同学都来一起看的，但是那天下起了大雨，最后就是我们主创组的几个人站在一起，看完了这段充满着感情和回忆的视频。”王泽丰感慨着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

其实，尽管有这些遗憾，但疫情对王泽丰的毕业走向几乎没有影响。在去年秋季，她就已经保研成功，接下来要去北京的高校继续深造；她的毕业设计的纪录片素材拍摄，也已经在去年底基本完成。很多关键的事情做在了前面，让她可以在生活节奏突然慢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地用创作去思考和回应现实。

本来她计划在寒假后回到学校，拍更多的视频；滞留在家后，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把思维付诸文字。在家的几个月里，她完成了为复旦大学守望剧社创作的心理题材话剧《心灵捕手》的剧本创作；并且还根据在疫情期间看到的新闻报道与自己的感悟，创作了一部心理情景短剧《十四封信》。短剧的故事里，有疫情下面临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有父母支援湖北抗疫而独自在家、压力巨大的高三学生，也有社区工作者阿姨。“这些人物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甚至是我你都亲身经历过的。我希望能用舞台呈现的形式，记录这段历史。”

离校时间到了，往年复旦校园里的毕业生姓名墙边众人云集，大家纷纷找到自己的名字，在旁边签名然后合影。今年，王泽丰发现姓名墙上签名寥寥，“或许是有些同学返校比较晚，匆匆忙忙办手续去了，没顾得上来拍。”

她也决定先不签名。“我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学校通知了这届毕业生可以来参加将来的任何一次线下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她想把这些都留到那个时候，和老师同学们共享。改变的只是仪式的时刻，不变的是感情和初心。